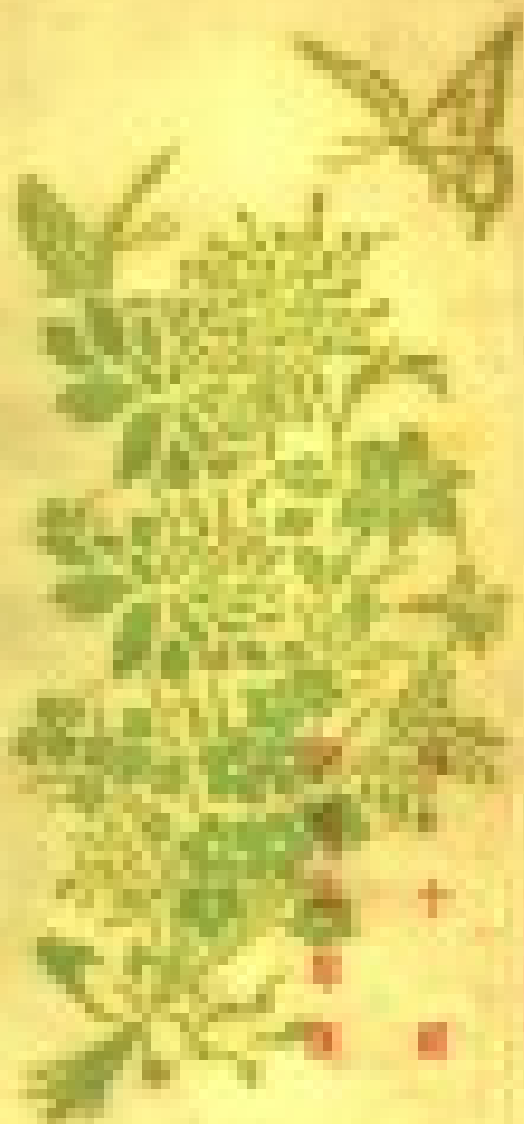


評劇叢刊

第六集



杜十娘
快嘴李翠蓮



新刻
劇本
新編
新集

第六卷



評劇叢刊

第六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
東北評劇劇目整理委員會
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
天津市劇本創作室

合編

通俗讀物出版社

書號：0155

評劇叢刊 第六集

編者：中國戲曲研究院等

出版者：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北京建國門外杜家園15號)

印刷者：天津印刷一廠

(天津(一)和平路70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開本：787×1092 1/32

印數：1—8,000

字數：60千字

1954年10月第一版

印張：3 3/4

195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3.000元

編輯說明

一、評劇是流行在東北、華北的主要劇種之一。近來中國戲曲研究院及東北、華北各地的戲曲工作部門，均曾進行了一些整理、改編的工作。爲了使此項工作更有計劃地進行，並推荐一些新創作的劇本，以充實各地評劇劇團的上演劇目，在中國戲劇家協會具體協助下，由中國戲曲研究院、東北評劇劇目整理委員會、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天津市劇本創作室共同編輯了『評劇叢刊』，供全國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評劇叢刊』所收的，爲目前比較流行的評劇傳統劇本，根據民間傳說改編的評劇劇本，以及表現現代生活的新創作的劇本；但亦酌量選取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凡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所有整理工作，都由有經驗的演員參加或協助；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各地劇團的實驗演出。

一、凡改編的與新創作的劇本，都是盡量選取內容上比較優秀的，在舞台上演出效果較好的；並經過作者與改編者作了一些必要的修訂。

一、我們會力求以嚴肅謹慎的態度進行編輯工作。但編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够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次

杜十娘.....一

快嘴李翠蓮.....七

杜
十
娘

前記

『杜十娘』故事源出於『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杜十娘是京中名妓，與紹興宦家子李甲互相愛戀；以自己的私蓄贖身出院，隨李甲同返家鄉。行至瓜州，風雪阻舟，李甲爲鄰船鹽商孫富所惑，恐贖妓進府不爲父親所容，遂以千金賣了十娘。十娘憤恨至極，假意應允；乘過舟之際，痛罵孫富，李甲，將累年積攢的珠寶，盡投水中，自己也懷抱百寶箱，投江而死。

這個劇本是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處高琛、盛強根據評劇原本，並參考了川劇本整理的，整理過程中曾吸取了中國評劇團演員喜彩春的意見，並經中國評劇團愛麗君、范冠英等實驗演出。這個本子的整理，主要是在人物性格——特別是李甲的性格的刻畫上做了一些補充和修改。其次對於繁瑣的場子也略加精鍊；對於個別不適當的詞句，也進行了修改、潤色。

杜十娘

第一場

李 甲：（上，唱）

爲求功名把京進，

巧遇十娘結同心；

誰說青樓無情義，

看來知己在風塵。

小生李甲，浙江紹興府人氏。我父官居布政。是我奉了雙親之命，進京赴試。不想偶遊行院，得遇名妓杜十娘；我二人一見鍾情，十分恩愛。我在她院中流連半載，悞了功名。我父屢次捎書催我回家，只是心中實實難捨十娘；欲待不歸，一來家教森嚴，不敢違抗，二來我攜帶千金，俱已花盡，也難以久留。真真地教人進退兩難！（尋思）咳，左思右想，不得主

意！待去再見十娘一面，看她有何話說。李甲呀，李甲，這股情絲，怎生解脫也。

（唱）老爹爹來信催歸程，

想起了家教森嚴不敢久停，

待要和十娘丟開手，

怎奈我們兩心相愛又欲罷不能，

左右爲難我的心神不定，

見了十娘細說分明。（下）

第二場

杜十娘：（上，唱）

良家女兒墜風塵，

立志從良下決心。

千挑萬選心機用盡，

難得李甲這誠實的人；

我與他半年來心心相印，

盼只盼遂心願結成婚姻。

想我杜薇，不幸身落行院，受盡欺凌；早已立志從良，怎奈無有合意之人。不想遇着李公子，爲人忠厚；我二人相交半載，情投意合。只是他銀錢用盡，看來在京不能久留。從良之事，此時不講，更待何時！爲此託言有病，不下粧樓；單等公子到來，與他商談。偏偏這幾天不見他進院，真叫人煩悶哪！

鴛兒：（上，念）十娘戀窮酸，教人心裏煩。——待我上樓。（上樓）十娘！

杜十娘：哦，媽媽來了。媽媽請坐！

鴛兒：坐着，坐着。

杜十娘：媽媽上樓何事？

鴛兒：今有王大官人在舟中宴客，接你今晚前去陪酒。

杜十娘：啊媽媽……

鴛兒：又是有病不能去，是不是？得啦，孩子……

杜十娘：孩兒實實地身子不爽，不能前去。

鴿兒：孩子，你這可就不對啦！照這樣咱們把人都得罪盡啦，往後還指着什麼過呀？得啦，去一趟吧！

杜十娘：孩兒不能前去。

鴿兒：好哇，你這是誠心跟我找攆扭哇！我也看出來啦，乾脆，今兒個咱們挑明了說吧：李甲已然窮成那個樣兒，你就趁早兒死了心吧，再者說咱們行院裏這種名聲傳出去，花錢的主兒誰還來呀，你就別再戀着那個窮酸啦！

杜十娘：媽媽！

（唱）公子進院半年整，

上上下下地花費有千金；

到如今他的銀兩俱花盡，

才落得衣衫襤褸不如人。

一旦問不許他把門進，

怕落個無情無義說咱們沒良心。

鴿兒：什麼？怕落個無情無義沒良心？煙花院是講情意的地方呀？要是都講良心的話，媽媽我就得喝西北風去啦。

杜十娘：（唱）身落在烟花院何等的不幸，

難道說終身一世送舊迎新！

你叫我斷絕他我實在不忍……

鴛兒：啊，你不忍？難道你還跟他來往一輩子嗎？

杜十娘：（唱）他不捨我，我也對他不變心。

鴛兒：哦，這麼說你們倆是難割難捨啦，好哇！那你就教他拿出銀子來買你，跟他從良得了唄！

杜十娘：啊！媽媽此話當真？

鴛兒：當真。

杜十娘：媽媽要多少身價呢？

鴛兒：要是富家，頂少也得一千兩！念他身貧，拿三百兩銀子來吧！

杜十娘：媽媽，可有返悔？

鴛兒：（背語）喝，她還是當了真啦！（對杜十娘）我說到哪兒，辦到哪兒，決不返悔。

杜十娘：如此，事算一定了？

鴿兒：（背語）啊，還直怕不磁實。（對杜十娘）事算一定，可是，咱們得把話說

開嚟：他若有銀錢，就贖你出院；要是沒有銀子，從此不許他再進院門。

杜十娘：好！但不知媽媽與他幾天的限呢？

鴿兒：給他三天限。

杜十娘：三天之限，焉能辦到。媽媽看在孩兒份上，寬限幾日吧！

鴿兒：（背語）哼！我就是放他一年半載的限，他也辦不到。（對杜十娘）好，看你的情面，我限他十天。

杜十娘：十天有銀，

鴿兒：接你出院。

杜十娘：十天無銀，

鴿兒：那可別怪媽媽我不客氣啦。

杜十娘：如此多謝媽媽。

鴿兒：（背語）哎呀慢着！看這樣兒她是真想走這條道兒啦。雖說李甲沒錢，她要是老安着這條心，往後也不好辦哪。（尋思）嗯，有了，我去找素素姑娘來勸勸她。（對杜十娘）好啦，就依着你把王大官人這個局辭了，你就

等着『從良』吧！（冷笑，下樓）

杜十娘：媽媽慢走！

李甲：（上，念）無精打采方寸亂，低頭進院好羞慚。

鴛兒：喲，我當是誰哪，敢情是李公子呀！快請到樓上坐吧！我們姑娘正有體己話兒等着你呢！

李甲：哦，是是。

杜十娘：公子來了？快快請上樓來！

（李甲上樓）

鴛兒：對啦，商量商量去吧！三百兩銀子贖個杜十娘，天底下再沒有這麼便宜的
事啦！就怕你拿不出來。（下）

杜十娘：公子請坐！

李甲：（長歎）唉！

杜十娘：啊，公子爲何長歎？

李甲：十娘啊！

（唱）實指望恩恩愛愛永不離散，

怎奈是銀錢用盡難以流連；

封封家書催我回轉，

我和你兩分飛就在眼前。

杜十娘：（唱）

李郎不必心傷感，

有幾句話兒對你言：

海棠開時咱們初相見，

一見鍾情結良緣；

早就有心把終身許，

作一對恩愛夫妻偕老百年。

今日裏鴛兒許我從良出院。

李甲：此話當真？

杜十娘：（唱）方才說妥不是虛言。

李甲：哦！

（唱）不料想賦雙飛得遂心願，

又驚又喜我去了愁煩。（尋思、搖頭）